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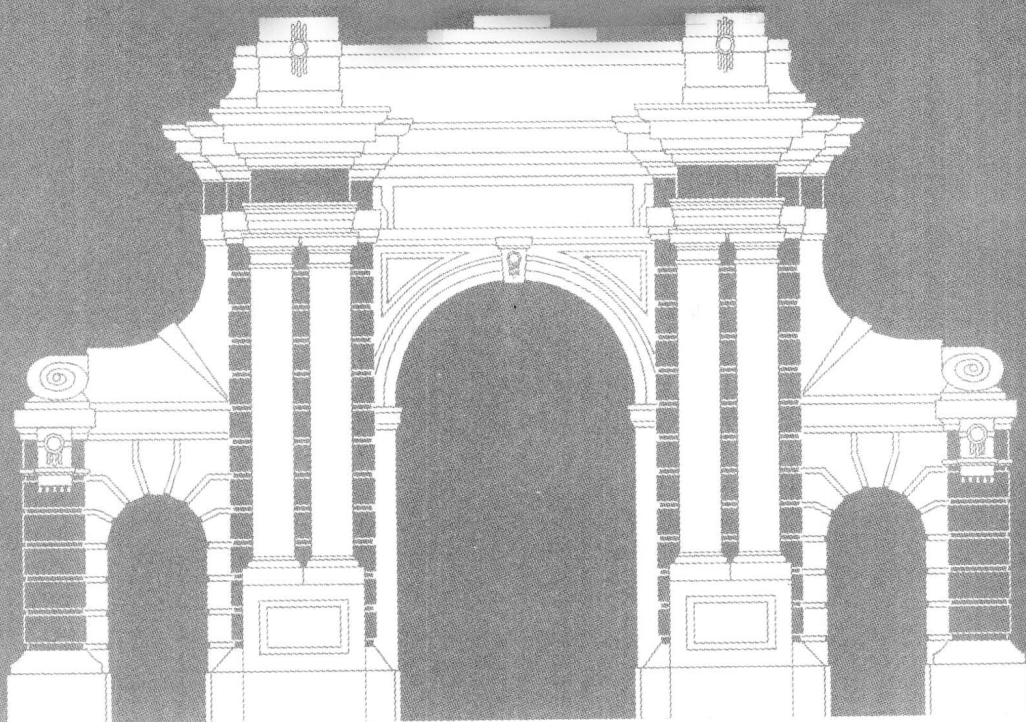
老 | 清 | 華 | 講 | 義

LAO QING HUA JIANG YI

中国文学讲义

梁启超 ◎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老 | 清 | 華 | 講 | 義

中国文学讲义

梁启超 ◎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文学讲学：老清华讲义 / 梁启超著. —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10.4

ISBN 978 - 7 - 5438 - 6473 - 3

I. 中… II. 梁… III. 文学史 - 中国 - 古代 IV. I209.2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60583 号

中国文学讲学：老清华讲义

梁启超 著

出 版 人：李建国

策 划：李声笑

出版统筹：莫金莲 廖 铁

责任编辑：周 熠

装帧设计：李 斌 黄 敏

出版、发行：湖南人民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hnppp.com>

地 址：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：410005

经 销：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公司

印 次：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

印 张：22.25

字 数：309000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438 - 6473 - 3

定 价：35.00 元

营销电话：0731 - 82226732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出版说明

梁启超是中国近代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，他所涉猎的研究领域涵盖了哲学、文学、史学、经学、法学、伦理学、宗教学等领域，但他的文学研究被忽视了。本书所选各篇，是梁启超文学研究中的珠玑之作，从中可以一窥这位大师的文学研究成就。

这些文章大部分是梁启超在清华所作的讲演。大白话里不仅蕴藏着讲演者深厚的学术功底，而且激情四溢，风趣幽默。他的学生梁实秋有一篇《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》这样写道：

“大约在一九二一年左右，清华学校请他作第二次的演讲，题目是《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》。……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，后来收在《饮冰室文集》里。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，整整齐齐地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，他的书法很秀丽，用浓墨写在宣纸上，十分美观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，那趣味相差很多，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。

“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高等科楼上大教室里坐满了听众，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，穿着肥大的长袍，步履稳健，风神潇洒，左右顾盼，光芒四射，这就是梁任公先生。

“他走上讲台，打开他的讲稿，眼光向下面一扫，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，一共只有两句，头一句是：‘启超没有什么学问——’眼睛向上一翻，轻轻点一下头：‘可是

也有一点喽!’……先生的讲演，到紧张处，便成为表演。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，有时掩面，有时顿足，有时狂笑，有时叹息。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《桃花扇》，讲到‘高皇帝，在九天，不管……’那一段，他悲从衷来，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。”

后来，女儿梁文蔷回忆梁实秋道：“梁启超的激情和文采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。父亲晚年回忆，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，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。”

回头看看梁启超的说明：

本学期在清华学校讲国史，校中文学社诸生请为文学的课外讲演，辄拈此题。所讲现未终了，讲义随讲随编。其预定的内容略如下：

……

右讲稿皆于著史之暇，闲日抽余晷草之。其脱略舛谬处，自知不少。即如第三讲中论奔迸的表情法所引《陇头歌》，细思实当改入第四讲中论吞咽式表情法条下。今因《改造》杂志索稿，匆匆检付，无暇覆勘校改。惟自觉用表情法分类以研究旧文学，确是别饶兴味。前人虽间或论及，但未尝为有系统的研究。不揣愚陋，辄欲从此方面引一端绪。其疏舛之处，极盼海内同嗜加以是正。

校中参考书缺乏，且时日匆促，故所引作品仅凭记忆所及，读者幸勿责其挂漏。

民国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，在清华学校，启超

这个片段或许可窥梁启超中国文学演讲之一斑，余不赘言。

目 录

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	(001)
古歌谣及乐府	(003)
周秦时代之美文	(089)
汉魏时代之美文	(098)
唐宋时代之美文	(169)
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	(175)
屈原研究	(249)
陶渊明	(275)
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	(279)
陶渊明年谱	(301)
陶集考证	(322)
情圣杜甫	(331)



老清华讲义

LAOQINGHUA
JIANGYI

— 古歌谣及乐府 —

古歌谣及乐府

序 论

韵文之兴，当以民间歌谣为最先。歌谣是不会做诗的人（最少也不是专门诗家的人）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，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表现出来，并无意要它流传。因为这种天籁与人类好美性最相契合，所以好的歌谣，能令人人传诵历几千年不废。其感人至深，有时还驾专门诗家的诗而上之。

诗和歌谣最显著的分别，歌谣的字句、音节是新定的，或多或少，或长或短，都是随一时情感所至，尽量发泄，发泄完便戛然而止。诗呢，无论四言、五言、七言乃至楚骚体，最少也有略固定的字数、句法和调法，所以词胜于意的地方多少总不能免。简单说，好歌谣纯属自然美，好诗便要加上人工的美。

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只要歌谣不要诗，因为人类的好美性决不能以天然的自满足。对于自然美加上些人工，又是别一种风味的美。譬如美的璞玉，经琢磨雕饰而更美；美的花卉，经栽植布置而更美。原样的璞玉花卉，无论美到怎么样，总是单调的，没有多少变化发展。人工的琢磨雕饰栽植布置，可以各式各样月异而岁不同。诗的命运比歌谣悠长，境土比歌谣广阔，都为此故。后代的诗，虽与歌谣划然异体，然歌谣总是诗的前驱，一时代的歌谣往往与其诗有密切的影响。所以歌谣在韵文界的地位，治文学史的人首当承认。

歌谣自然是用来唱的，但严格论之，歌与谣又自有别。《诗经·魏风·园有桃》篇：“我歌且谣。”《毛传》云：“合乐曰歌，徒歌曰谣。”然则有乐谱者谓之歌，无者谓之谣。虽然，人类必先有歌而后有乐，凡歌没有不先自徒歌起者。及专门音乐家出，乃取古代或现代有名的歌谣按制成谱，于是乎有合乐之歌，则后世所谓乐府也。

诗并不是一定用来唱的，“不歌而诵”的也是诗之一体。但音乐发达的时代，好的诗多半被采入乐，几乎有诗乐合一之观。《史记》说：“《诗三百篇》，孔子皆弦而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。”大抵《三百篇》里头，除三《颂》或者是专为协乐而作诗之外，其余十五《国风》多半是各地“徒歌”的民谣，二《雅》则诗人所作“不歌而诵”的诗。自孔子以后，却全部变成乐府了。后世乐府，其成立发达的次序，大概也是一样。

乐府之名，起于西汉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“自孝武立乐府（官名）而采歌谣，于是有代、赵之讴，秦、楚之风。皆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。”这几句话叙乐府来历，大概是不错的。但有当注意的一点，当时是采歌谣以入乐府，并非先有乐府而后制歌谣。大抵汉代乐府可大别为二类：其一，《郊祀》、《房中》诸歌，歌词与乐谱同时并制，性质和《诗经》的三《颂》略同；其二，即乐府所采之民谣，其中大半是“徒歌”，而乐官被之以音乐。《饶歌鼓吹曲》之《朱鹭》、《思悲翁》……等十八调，《横吹曲》之《陇头》、《折杨柳》……《相和歌辞》之《鸡鸣》、《乌生八九子》、《陌上桑》……等皆是也。（看第三章）性质和《诗经》的十五《国风》略同。汉乐府属于第二类者盖十而七八。此类乐府，大率采各地方之诗，而还被以各地方之乐。^①但后来有其诗而亡其谱，音节之异同，久已无

^① 《汉书·艺文志·诗赋略》载有“吴楚汝南出诗十五篇，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，邯郸河间歌诗四篇，齐郑歌诗四篇，淮南歌诗四篇，在冯翊秦歌诗三篇，京兆歌诗军易五篇，河东蒲反歌诗一篇，洛阳歌诗四篇，河南周歌诗七篇，河南周歌诗声曲折篇，周谣歌诗七十五篇，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。”可见当时乐府，以地为别。又别有所谓“声曲折”者，则乐谱也。



考了。

汉代乐府，谅来都是能唱的，（最少也可以徒歌。）所以和普通的诗可以划然分出界限。魏晋以后，用乐府的调名来做五言诗的题目，虽号称乐府，已经和“不歌而诵”的诗没有分别了。此如《三百篇》与乐相丽，汉以后的四言诗便与乐相离；宋词与乐相丽，元、明词便与乐相离；元、明曲与乐相丽，近人曲便与乐相离。虽时代嬗变不得不然，然而名实之间，却不可含糊看过。要之乐府一体，自西汉中叶始出现，至东汉末年而消沉。乐府在汉代文学史的地位，恰如诗之在唐，词之在宋，确为一时代之代表产物。过此以往，虽继续摹仿者不少，价值却完全两样了。

南北朝以降，摹仿汉乐府的作品，已并吞在五言诗范围中。但其时却另有一种类似乐府之短歌谣，其格调和当时诗家的诗大有不同。把几个时代这类作品比而观之，可以见出数百年间平民文学变迁的实况。

本卷所叙录，以汉乐府为中坚，而上溯古歌谣以穷其源，下附南北朝短调杂曲以竟其委。魏晋后用乐府调名标题诸作，则各以归诸其时代之诗，不复在此论列。

第一章 秦以前之歌谣及其真伪

歌谣既为韵文中最早产生者，则其起源自当甚古。质而言之，远在有史以前，半开化时代，一切文学美术作品没有，歌谣便已先有。试看现在苗子，连文字都没有，却有不少的歌谣。我族亦何独不然？虽然，古歌谣发达虽甚早，传留却甚难。不著竹帛，口口相传，无论传诵如何广远，终久总要遗失。何况歌谣之为物，本是当时之人自写其实感，社会状况变迁，情感的内容亦随而变，甲时代人极有趣的作品，乙时代人听起来或者索然无味。现代欧美一时流

行的曲子，过了几年便无人过问者往往而有。况于一千几百年前的古歌，想他流传不坠，谈何容易！现在古书中传下来这类古董，也有好十几件，我们虽甚珍惜，却有审查真伪的必要。

最古之歌谣，见于经书者，有帝舜与皋陶唱和的歌：

股肱起哉，元首喜哉，百工熙哉。

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。

元首丛脞哉，股肱惰哉，万事堕哉。

上歌见《尚书·皋陶谟》。在我们未能把《皋陶谟》的编辑时代从新考定以前，只得相信他是真。那么，这三首歌便是中国最古的古歌，距今约四五千年了。但即令是真，也不过君臣谈话之间，用韵语互相劝勉，在情感的文学上，当然没有什么价值。

《尚书大传》也载有性质略同的三首歌：

卿云烂兮，纠漫漫兮，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。

明明上天，烂然星陈，日月光华，弘于一人。

日月有常，星辰有行。四时顺经，万姓允诚。于予论乐，

配天之灵。迁于贤善，莫不咸听。惊乎鼓之，轩乎舞之。

菁华已竭，褻裳去之。

这三首歌，就诗论诗，总还算好。第一首且已采作国歌了，但以文学史的眼光仔细观察，这诗的字法、句法、音节，不独非三代前所有，也还不是春秋、战国时所有，显然是汉人作品。《尚书大传》，相传是伏生作，真否已属问题，就算是真，伏生已是汉初人了。据说第一首是帝舜倡，第二首是八伯和，第三首是舜载歌。显是依傍《皋陶谟》那三首造出来的无疑。

此外还有什么帝尧时代的《击壤歌》（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？”）见晋皇甫谧的《帝王世纪》；什么



帝舜的《南风歌》（“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”）见晋王肃的伪《家语》。娘家的来历先自靠不住，更无考证之余地了。（伪《列子》有尧时《康衢歌》四句，全钞《诗经》。此外各书还有尧舜时歌数篇，皆无征引之价值。）

《离骚》说：“启九辩与九歌兮，夏康娱以自纵。不顾难以图后兮，五子用失乎家巷。”据此，则夏代的歌，战国时或尚有传闻，但其辞当已久佚了。枚赅伪《古文尚书》、《五子之歌》篇因此造出五首诗来，近人久已知其伪，不必辨了。要之夏代歌诗，一首无存。无已，则《孟子》书中有晏子所引夏谚：“吾王不游，吾何以休？吾王不豫，吾何以助？一游一豫，为诸侯度。”或算得是夏代仅存的韵语。《孟子》这书固然不假，但他根据何经何典，是否春秋、战国时人依托之作，我们却未敢轻下判断。

殷代歌诗，传者依然很少。《商颂》五篇，是否有殷遗文在内，抑全属周时宋人之作，已属疑问。此外见于《史记》者有殷末周初之歌两首：

箕子《过殷墟歌》：

《史记·宋世家》：“箕子朝周，过故殷墟，感宫室毁坏生禾黍，箕子伤之，欲哭则不可，欲泣为其近妇人，乃作《麦秀》之诗以歌咏之。……殷民闻之，皆为流涕。”

麦秀渐渐兮，禾黍油油。彼狡童兮，不与我好兮。（司马迁释之曰“所谓狡童者，纣也。”）

伯夷《采薇歌》：

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：“武王已平殷乱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齐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，作歌，其辞曰：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类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黄农虞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

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。”

《史记》固然是最有价值的古史，但所记三代前事，很多令人怀疑之处。这两首歌我们不敢说一定就是原文，但周初诗歌，《三百篇》著录已不少，其有流传之可能性甚明。然则这两首歌，大概也当可信。歌中文辞之优美，意味之浓厚，不待我赞叹了。

西周和春秋初期的歌诗，当以《三百篇》为代表，此处不再说了。其次，则《左传》所载零碎歌谣及其他韵语还不少，今摘录若干章以觐沿革。

周辛甲《虞箴》：（襄四年）

茫茫禹迹，画为九州，经启九道。民有寝庙，兽有茂草，各有攸处，德用不扰。在帝夷羿，冒于原兽，亡（同忘）其国恤，而思其麇牡。武不可重，用不恢于夏家。兽臣司原，敢告仆夫。

辛甲乃周武王时太史，《左传》不过追述其语。

宋正考父鼎铭：（昭七年）

一命而倮，再命而伋，三命而俯，循牆而走，亦莫余敢侮。饔于是，飧于是，以糊予口。

正考父为孔子远祖，在宋佐戴、武、宣三公。盖□□时人，《左传》追述之。

上两篇本非歌谣，因其为韵文之一体，见于《左传》，故类录之。

魯羽父引周諺：（隱十一年）

山有木，工则度之。宾有礼，主则择之。



晋士蒯引谚：（闵元年）

心苟无瑕，何恤乎无家。

晋士蒯赋：（僖五年）

狐裘蒙茸，一国三公，吾谁适从？

晋卜偃引童谣：（僖五年）

丙之辰，龙尾伏辰，均服振振，取虢之旂。鹳之奔奔，
天策焯焯，火中成军，虢公其奔。

宋筑城者嘲华元讴：（宣二年）

睥其目，蟠其腹，弃甲而复。于思于思（同乌腮）弃甲
复来。

鲁声伯梦中闻歌：（成十七年）

济垣之水，赠我以琼瑰。归乎归乎，琼瑰盈吾怀乎。

鲁人为臧纘诵：（襄四年）

臧之狐裘，败我于狐骀。我君小子，侏儒是使。侏儒
侏儒，使我败于邾。

郑人为子产诵：（襄三十年）

取我衣冠而褚之，取我田畴而伍之。孰杀子产，吾其

与之。（子产初执政时所歌）

我有子弟，子产诲之；我有田畴，子产殖之。子产而死，谁其嗣之？（执政三年后所歌）

鲁人为南蒯歌：（昭十二年）

我有圃，生之杞乎。从我者子乎，去我者鄙乎，倍其邻者耻乎。已乎已乎，非吾党之士乎。

鲁□鹄谣：（昭二十五年）

鸛之鹄之，公出辱之。鸛鹄之羽，公在外野，往馈之马。鸛鹄跼跼，公在乾侯，征褰与襦。鸛鹄之巢，远哉遥遥，稠父丧劳，宋父以骄。鸛鹄鸛鹄，往歌来哭。

吴申叔仪歌：（哀十三年）

佩玉蕊兮，余无所系之。旨酒一盛兮，余与褐之父睨之。

卫侯梦浑良夫谏：（哀十七年）

登此昆吾之虚，绵绵生之瓜。余为浑良夫，叫天无辜。

上所录并未完备，不过把文学成分较多的摘出来便了。内中最有趣的是嘲华元讴，一群平民一面做工一面唱歌，把对面的人面目写得活现。最奇诡的是浑良夫谏，一个冤鬼被发跳掷的情状，在纸上飒飒有声。



上所录有许多要参考当时的本事，可看《左传》原文，今不赘录。

我们读这些谣谚，当然会感觉他和《三百篇》风格不同，尤其是后半期——襄、昭、定、哀间的作品，句法是长短句较多，格调多轻俊，藻泽加浓厚。虽彼此文体本不从同，亦可以见诗风变迁之一斑了。（《三百篇》中惟“胡为乎株林……”一章与《左传》诸歌谣最相似，此章乃陈灵公时诗，《三百篇》中最晚的一篇了。）

周代歌谣见于《左传》以外者尚不少，但真伪问题却大半要当心了。内中时代最早的则所谓□□西王母《白云谣》：

白云在天，山陵自出。道里悠远，山川间之。将子无死，尚复能来。

这首谣见《穆天子传》。说是周穆王上昆仑山见西王母，临归，王母觞之于瑶池，唱这谣送他，穆王还有和章。（恕不录）《穆天子传》这部书，乃晋太康三年在汲县魏安厘王冢中，与《竹书纪年》同时出土。书之真伪，问题很杂。若认为全伪，那么，便是晋人手笔；若认为真，便是战国人所记，可算中国最古的小说。若谓西周时的穆王真有此事、真有此诗，未免痴人前说不得梦了。诗却甚佳，但和《三百篇》风格划然不同，细读自能辨。

次则所谓齐宁戚《饭牛歌》：

南山矸，白石烂，生不逢尧与舜禅。短布单衣适至骭，
从昏饭牛薄夜半，长夜漫漫何时旦。

这首诗始见于《史记集解》引应劭，云出《三齐记》。宁戚是管仲同时人。此诗若真，便是孔子前一百多年的作品了。但我们当注意者，《吕氏春秋·举难篇》、《淮南子·道应篇》，并详载宁戚饭牛事，但皆仅言其“扣牛角而歌”，并没有载他的歌词。而《后汉书·

马融传》注引《说苑》则云：“宁戚饭牛于康衢，击车辐而歌《硕鼠》。”（今本作“歌顾见”，字形近而讹。）高诱《吕氏春秋注》亦云：“歌《硕鼠》也。”并将《诗经·硕鼠》篇全文录入注中。所歌是否必为《硕鼠》，虽未确知，但“南山白石”之篇为刘向、高诱所未见，总算有确实反证。《三齐记》已佚，不知何人所撰，恐是晚汉依托之作耳。（又《艺文类聚》及《文选·啸赋》李善注又各载有《宁戚歌》一首，与此文不同。《文选注》那首末句云：“吾将与尔适楚国。”似是因原有歌《硕鼠》之传说，乃将《硕鼠》篇“逝将去汝，适彼乐国”，敷衍成文。《艺文类聚》那首前四句和《三齐记》那首大同小异，末句云：“吾将舍汝相齐国。”似是将那两首改头换面凑成。要之，三首皆不可信也。）此诗，就诗论诗，原是很好的，若果真，那么便是七言诗之祖。但我敢说这种诗格，决非春秋时所有，摆在东汉乐府里头，倒还算上乘。（其实宁戚饭牛事便根本不可信。布衣立谈取卿相，乃战国风气，春秋初期决无有此事。本是战国游说之士造出来，诗则东汉末伪中生伪。）

其次则所谓秦百里奚妻之歌：

百里奚，五羊皮。忆别时，烹伏雌，炊扈嫫。今日富贵，忘我为。

此诗见应劭《风俗通》。（劭，东汉末人。）百里奚为秦穆公时人，诗若真，也是春秋初期作品了。但奚以五羊之皮要穆公，本是战国人造的谣言，孟子已经辩过。这诗句法，颇似汉《郊祀歌》，当属汉人依托，诗亦寡味。

其次则伍子胥自楚亡命时，渔人救之，作歌：

日月昭昭乎侵已驰，与子期乎芦之漪。

日已夕兮，余心伤悲。月已驰兮，何不渡为？事且急兮将奈何。

芦中人，芦中人，岂非穷士乎？



此歌见东汉袁康所著《吴越春秋》。这部书为半小说体的，所载事迹，我们未敢全信。但此歌尚朴，与《左传》所载春秋末歌谣还不甚相远，姑且算他是真的罢。（《吴越春秋》还载有伍子胥《河上歌》、申包胥歌、扈子《琴曲》、越王夫人歌、采葛妇歌等，皆一望而知为汉人手笔。因此我连这首渔父辞也不能不有些怀疑。）

次则《论语》所载楚狂接舆歌：

凤兮凤兮，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已而已而，今之从政者殆而。

此歌见《论语》，我们当然该相信。但据近人崔适的考证，则《论语》末五篇之真伪还有问题，内中曾否有战国人窜乱，尚未可定。《庄子·人间世》篇亦载此歌，而其词加长，末段有“迷阳迷阳，无伤吾行。吾行却曲，无伤吾足”等语，似是从《论语》衍出。

《庄子·人间世》篇载有孟子反、琴张吊子桑户歌云：“嗟来桑户乎！嗟来桑户乎！尔已反其真，而我犹为人猗！”三人皆孔子时人，孟子反即孟之反，子桑户即子桑伯子，俱见《论语》。琴张见孟子，似是孔子弟子。但这首歌大概是庄周寓言代撰，未必为孔子时作品。

次则有孔子所闻的《孺子歌》：

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。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

此歌见《孟子》，且述有孔子赞美解释之词，我们应认为真。

孔子最爱唱歌，我们在《论语》和别的书里头，处处可以看出。（《论语》说：“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。”然则不哭之日必歌矣。）但所歌像都是前人旧诗，自己作的很少见。各书中所载孔子诗歌比较可信者只有下列三首：